

LOVESWEPT® is a trademark of Bantam Book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Loveswept

They are Stories of
very important ingredi-
ent stories in the
of consistently high
make you cry, but a
prises within their p
Most romance fans
they keep Others n
each LOVESWEPT

計誘鴛鴦

獨家獲得授權出版全球中文

Struck by Lightning

Patt Bucheister

佩特·布屈斯特◎著 蝶衣◎譯





精美名著2003

計誘鴛鴦

Struck by Lightning

作者：Patt Bucheister

佩特·布屈斯特

譯者：蝶衣

精美出版社
發行

計誘鴛鴦／佩特·布屈斯特 (Patt
Bucheister) 作；蝶衣譯。——初版。
——臺北市：精美，民 82
面；公分。——(精美名著；
2003)
譯自：Struck by lightning
ISBN 957-716-031-X (平裝)

874.57

82002406

計誘鴛鴦

Struck by Lightning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 1992

◆原 著：Patt Bucheister

◆譯 者：蝶 衣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總編輯：林淑華

◆執行主編：曾敏英

◆出版者：精美出版社／出版／發行

◆社 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電 話：7911197·7918627

◆電 傳：出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郵 撥：0017944-i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

◆排 版：伊甸殘障福利事業基金會附設企業部

台北市八德路4路8號2F-1 電話：7634466

◆Copyright ©1992 by Patt Bucheister

© 1993,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Gin-May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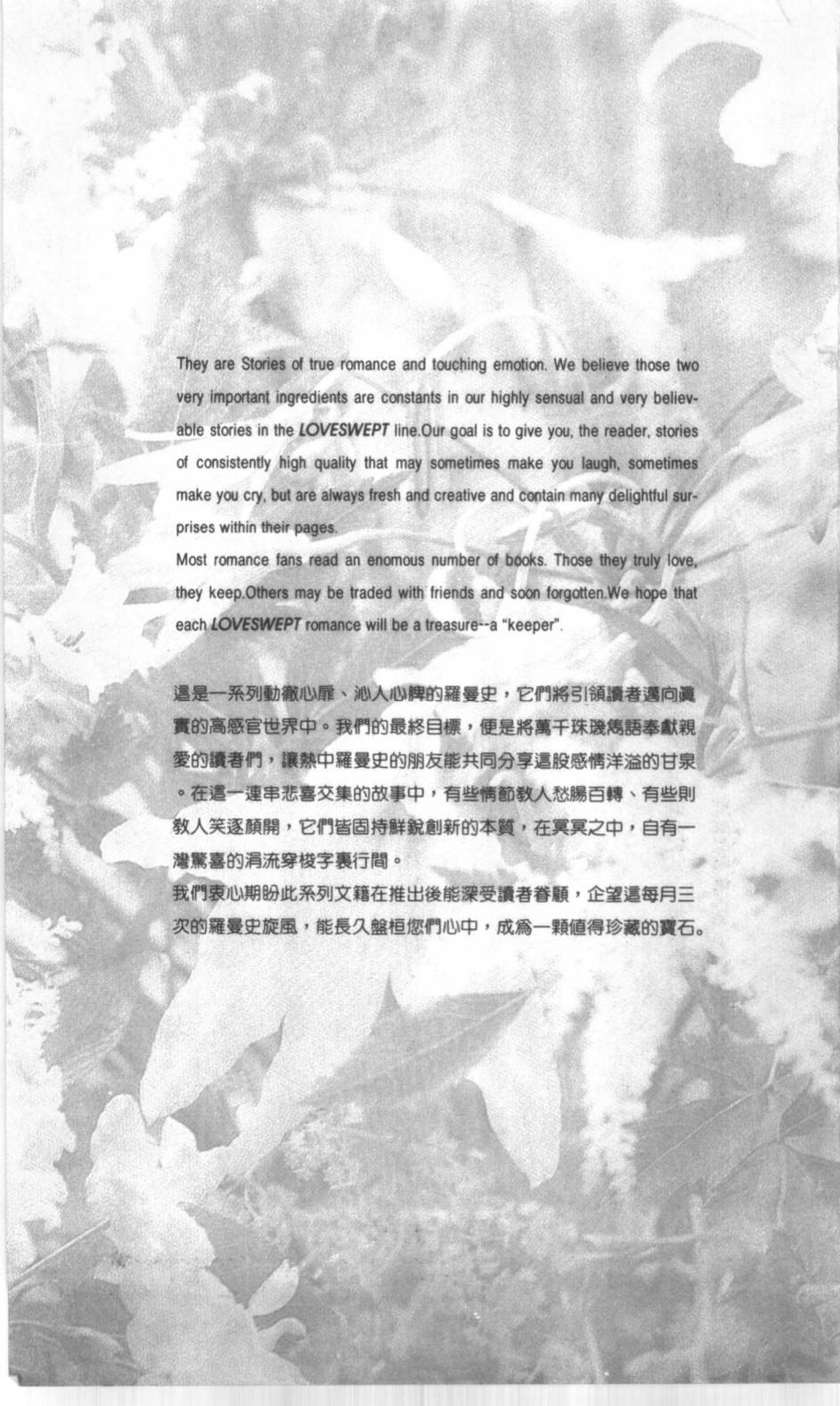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初 版：中華民國82年4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國際書碼：ISBN 957-716-031-X

◆Printed in Taiwan



They are Stories of true romance and touching emotion. We believe those two very important ingredients are constants in our highly sensual and very believable stories in the *LOVESWEPT* line. Our goal is to give you, the reader, stories of consistently high quality that may sometimes make you laugh, sometimes make you cry, but are always fresh and creative and contain many delightful surprises within their pages.

Most romance fans read an enormous number of books. Those they truly love, they keep. Others may be traded with friends and soon forgotten. We hope that each *LOVESWEPT* romance will be a treasure--a "keeper".

這是一系列動徹心扉、沁人心脾的羅曼史，它們將引領讀者邁向真實的高感官世界中。我們的最終目標，便是將萬千珠璣雋語奉獻親愛的讀者們，讓熱中羅曼史的朋友能共同分享這股感情洋溢的甘泉。在這一連串悲喜交集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教人愁腸百轉、有些則教人笑逐顏開，它們皆固持鮮銳創新的本質，在冥冥之中，自有一股驚喜的涓流穿梭字裏行間。

我們衷心期盼此系列文籍在推出後能深受讀者眷顧，企望這每月三次的羅曼史旋風，能長久盤桓您們心中，成為一顆值得珍藏的寶石。

· 幕 起 ·

彼此原本不相識的兩人，卻因另一方父親的抱孫心切，巧妙安排了一場浪漫的邂逅，終致雙雙墜入情網……



邁可——一個粗獷、急躁、火爆的蒙他拿牛仔……

他父親的一個神祕計謀使他來到英格蘭，但是當他看著凱西荻·哈洛得以不計後果的近乎自暴自棄的放任縱馬躍過一道圍籬時，他知道他會在此暫時停留。那個有著令人

· 計 · 誘 · 驚 · 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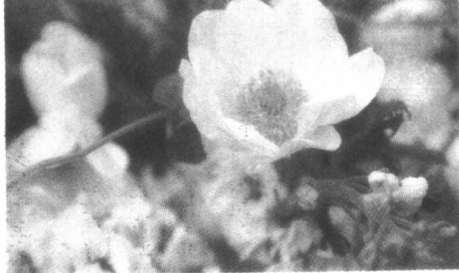
♥004

LOVESWEPT

吃驚勇敢的騎士是一首行雲流水般的詩歌，是清純與成熟的誘人組合——而他驚訝的發現自己產生佔有這個點燃他想像力的女郎的一種原始衝動。

她的渴望和他的相吻合

凱西荻一直對英俊的牛仔有著祕密的渴望，和一個迷人而又自大的前馬術表演明星糾纏不清既興奮又刺激，可是卻對她得來不易的獨立造成危險。當他想得到什麼的時候，他毫不留情的堅持，邁可像一陣旋風般的席捲向她，以使她求饒……而又要求更多的愛撫向她求愛。她能將她的心毫無保留的交給一個目光迷濛的陌生人嗎？



盡情徜徉飛翔吧

讓 Loveswept 伴您遨遊——
奇幻、甜蜜的愛情樂園



當落幕之後

或許 您盡可揮撒

屬於自己的 Love Stories

——一位彩虹繆思



楔子

修長的、藝術家的手在光亮的桌面上敲打出規律的聲音，把管家的注意力由窗外的風景引回室內。

「我還以為經過這麼多年之後你已經學到了耐心。」她十足的英國腔一聽便知道她來自倫敦。

金·奈特也絲毫未改他十年前移居英格蘭時的美國腔。「而我還以為經過這麼多年之後妳已經學會對妳雇主的尊敬。」他在她投給他一個足以使牛奶發酸的表情時露出微笑。

阿薇姐·甘普慣有的和藹表情被她額頭與嘴角皺起的紋路所取代，雖然端莊的穿著

領口鑲有白色花邊的印花洋裝，她可不是墨守禮法的人，她以相熟已久的態度對著金說話。

她不以為然的慢慢搖著頭。「活到你這把年紀，我還以為你已經不幹蠢事了，金·奈特，看來我似乎是弄錯了。」

身軀壯碩的灰髮男人往椅背靠去，皮椅發出吱嘎吱嘎的聲音，他的目光裏打趣多於觸怒。「為什麼希望我的孩子們安定而且幸福算是蠢事，阿薇姐？」

「他們已經安定了，」她爭辯說：「邁可在蒙他拿有他的牧場，騰納是個時髦的律師，雷得挖他的油井，席菲在華爾街呼風喚雨。他們全部過得滿足且愉快，上個月他們來這裏替你過七十歲生日的時候，你也親眼看見了。」

「我的七十歲生日，」他不屑的口氣明顯的表示出他對那個特別數字看法。「我的生日使我明白我必須在又浪費另外一年的光陰之前，對他們的單身生活採取一些行動。如果光是坐在那裏等他們找到對象的話，我不是老得抱不動孫子，就是已經死了。」

「你現在就已經老得沒辦法和孩子玩家家酒了。」

他投給她一個受到侮辱的眼光。「妳被開除了。」

「又被開除了？」

「一點兒也沒錯。我老得沒法和我的孫子玩家家酒，或是任何其他遊戲那一天，就是
我嚙下最後一口氣那天。」

「你現在一個孫子也沒有。」

「所以我才要進行我的計畫，」他說，一個字比一個字生氣。「我的那幾個孩子需要好好激勵一番。」

「你的四個孩子都已經成人了，金，你不能像是棋盤上的棋子兒一般隨意擺佈他們。」

「我不是在擺佈他們，我寧可稱之為朝正確的方向推他們一把。」

年長的管家由窗前轉身時發出一個刺耳的聲音。她走到鑲在書房一面牆上幾乎高達天花板的玻璃陳列櫥前，略過掛在紅色織錦底子上的許多獎賞、徽章、刀劍和古董槍枝，站在一個特別訂製的玻璃盒子前。她凝視著看起來類似石質與灰泥城堡的黃金西洋棋子與棋盤。

玻璃盒裏有五個凹洞，每個都做成武士盾牌的形狀，唯有當五個盾牌都放進正確的位置時盒子才能開啟。每一個鎖的機關都不相同，必須置入相符的物體才會啟動精密的安全系統，金和他的四個孩子各自擁有其中一個盾牌。

「他們不會懷疑嗎？」她問。「你為什麼不在他們來替你過生日的時候，要他們把盾牌帶來？」

「我要告訴他們，當時還沒人出價購買。」他對著她驚駭的表情露出微笑。舉起他的手，他擋掉他猜得到的抗議。「的確有人出價，不過我像以前許多次一樣的拒絕了。我不會為了任何價錢而出售它，妳知道我也知道。我打算讓我的兒子們和女兒猜不透我的意向，他們需要有人搖醒他們，明瞭人生中除了馬匹、訴訟案件、油井與股票債券之外，還有很多東西。」

「我想我沒有任何辦法說服你撤回這個荒謬的陰謀了？」

他的嘴扭曲成一抹飄忽的笑意。「過去這個鐘頭裏妳做的不正是那件事？而我只不過想要我的下午茶而已。」

當他看見他的逗趣並未達到他期望的結果時，他變得一本正經。把手臂靠在桌子

上，他坐直了身體。

「我已經達成我身為一個藝術家所想做到的每一件事，我無法要求四個更好的孩子，我希望麥娜現在還能在我身邊，但是對她的記憶將永遠陪伴著我。我這一輩子無論如何都可以說是過癮而且滿足，可是我發現我還是貪心的，我想在來得及享受之前擁有我的孫子。幾個月之前，就在羅伯·哈洛得去世之前，他對我說他最大的遺憾之一是，他或許沒法活到看見他女兒孩子的時候。我不希望我走的時候也有相同的遺憾，我想知道奈特家的血液仍然流在另外一代的血管裏，我想讓孩子的笑聲再度迴盪在這座屋子裏。難道這有錯嗎？」

「想要孫子並沒有錯，」阿薇姐溫和的說。「我反對的是你計畫操縱你孩子們的方式，金。操縱你的成年子女，容我加上這句。你和麥娜教養他們成為獨立自主的人，現在你卻說你打算誘騙他們認識你認為他們應該結婚的人。當他們發現你雇用偵探打聽他們的私生活時，他們一點兒也不會喜歡的。」

「他們不會發現，我當然不會告訴他們，而我認為妳縱然是不同情也不至於對他們說。麥娜和我一向都能仰賴妳的忠誠，阿薇姐。」

「我投降，」她舉起雙手作出放棄的姿勢。「隨你怎麼辦，反正無論如何你還是會做。我只希望這整個事件不會使你招致相反的後果。」

他興致高昂的搓著他的雙手。「我全部計畫好了，時機是最重要的因素。」

「誰是你的第一個犧牲者？」

對她不以為然的語氣毫不在乎的，金微笑著。「第一份索取盾牌的通知今天早上發出去了，是給邁可的。」

那個高大的男人穿著牛仔馬靴，一件羊皮夾克和一頂西部帽子，彷彿走錯了電影場景似的，如果他在德州的牧場柵欄裏昂首闊步的話會比在沙摩夏郡石南花覆蓋的草地上閒逛要適切些。

他的雙手插在他鑲著羊毛的夾克口袋裏，領口翻起圍在脖子上，帽簷壓得低低的，以免強風吹散他黑色的頭髮。他抬起灰藍色的眼睛，評估他頭頂那片厚厚的雲層要過多久才會滴雨下來，他在他父親的第二故鄉停留的時間，足以使他知道英格蘭三月的雨並非那麼的不尋常。其實其他的月份也是。

陰霾的天空與邁可的心情完全吻合，深沉、幽暗，暴風雨似乎隨時都會降臨。

他同時也覺得煩躁、沮喪、近乎彘扭，所以他把他惡劣的態度帶到外面來，以免牽怒於他父親的管家。

金在他抵達的前一天突然外出去做研究旅行並非阿薇姐的過錯。當金想找一些背景材料時，他會到處拜訪馬廐和探尋各種風景，在素描簿上塗滿日後將出現在他為馬匹所做的畫像的一些細節。由於金自己也不知道會在何處停留，他未曾留下任何可資聯絡的電話或是地址。有時候他只是外出幾個小時，有時候是幾天，偶爾也有一、兩個星期的。

邁可在離開蒙他拿之前，或是抵達倫敦希斯魯機場之後，並沒有打電話給他父親，他不想給金任何的通報。顯然，通不通知也沒什麼差別。按照阿薇姐的說法，他父親在傳真給邁可，要他即刻把盾牌帶來英格蘭的第二天就離開了奈特寨。

邁可彎腰折了一枝石南花夾在指間旋轉著。逃避一場爭執不像是他父親的做法，但是看來金是那麼做了。這也是教邁可擔心的一件事，金莫測高深，而且多多少少有些怪癖，但是當他覺得他沒有錯的時候，他可是得理不饒人。

邁可以不必要的力道撥開一株樺樹低垂的枝桠，可是這個動作對於消除緊繃他肌肉的沮喪毫無助益。他慣於活動，以他的氣力或是頭腦應付擋在他面前的所有難題。這種無力感使他渾身不對勁，而他痛恨無法控制局面。

他棕色皮靴的鞋跟陷進野草與石南花叢下的泥地裏，他的心思飄回蒙他拿州的四分K。當他離開的時候牧場正在下著雪，氣象預報說天氣還會更壞。這實在不是他應該離開的恰當時機，還有那麼多的工作要做。其實並非其他的時間更好，他承認，不過初春的氣候特別難預料，而且可能產生許多問題。他應該在那裏，而不是在這個快活的老英格蘭等候金回來，以便查明何以他父親打算賣掉他們家族歷史的一部分。邁可無法無限期的等下去，他大概再停留一天、或許兩天，如果金還是不現身的話，他就回美國去了。

如果他父親想要他的盾牌，他可以到蒙他拿去取，而且最好隨身帶個該死的好理由。

把雙手插回他外套的口袋中，邁可抬頭凝視變色的天空。他父親到底打著什麼主意？他再度猜疑，這個問題從他讀到他父親的最後一份傳真開始，就一次又一次的在他

腦海中盤旋著。

當他剛看到熟悉的信箋上方——一個畫家筆下的奈特寨素描——邁可還以為又是一封來自他父親關於盡快結婚的不甚難解的暗示。自從他弟弟騰納送給金一台傳真機做為生日禮物之後，邁可和他的弟弟妹妹們就幾乎每天都受到讚頌婚姻與為人父母各種價值、長處的傳真轟炸。邁可最喜愛的是一份醫學統計的表格，它指出結婚的男人比單身男人活得長些。他弟弟雷得也收到相同的報告，並把他給金的回覆影本傳送給邁可與騰納。以巨大的印刷字體，雷得打出：它只是似乎比較長久。

邁可在前來英格蘭之前沒能與他的弟妹們聯絡上。他匆匆忙忙的離開美國，不想等到和他們談過才採取行動，他知道騰納、雷得與席菲也不會允許使用他們的盾牌，而金需要他們四個人全部的盾牌，再加上他自己的，才能打開特製的玻璃盒。邁可以前老是認為那種安全考量稍嫌過當，但是現在他卻慶幸有這層保障。他父親無法打開盒子出售棋組，除非其他的家庭成員同意。而邁可當然不會同意，除非金能說出想要出售一個傳家寶物的天殺的好解釋。

當他走出他父親巨大的威廉與瑪麗式鄉村宅邸後方的樹林時，他聽見馬蹄的聲音。